

流年

## 那年高考我落榜了

□ 李晓

静默之中，母亲说话了：

“娃，跟妈回家吧，种庄稼，饿不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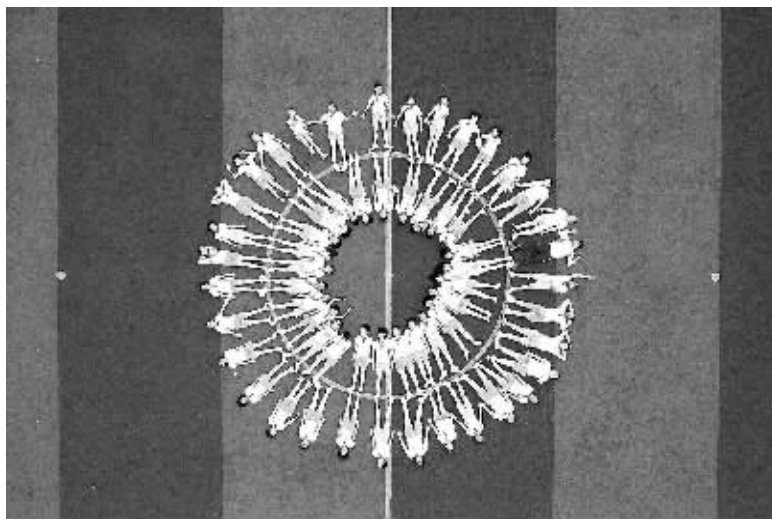
从小，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走出我们村庄里那黑压压的大山，去城里每天早晨吃馒头喝豆浆。

实现这个梦想，只有一条路：考上大学，进城工作。

29年前，1987年初夏，我在县城中学进入高三的最后冲刺。那一年夏天，我18岁，嘴唇边有浅浅的胡子了。

每天早晨，我和校园里葱茏树荫中的鸟儿一同醒来，到树荫下背英语单词和古文诗歌。当金灿灿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我才感觉腹中饥饿，朝学校食堂跑去。我喜欢食堂里还冒着热气的大白馒头，烫嘴的油条。我把油条带回给乡下的母亲，她吃了一口，我看见她的喉头，像鸭子吞食一样抽搐了一下。母亲望着我说了一句话：“这下就看你的了，要么今后进城天天吃馒头，要么就回来，跟妈种粮食。”母亲有望望了一眼门槛边的一把锄头。我在心里暗暗说，妈，我会努力的，我要进城，我谋生的“武器”，不是锄头，是笔。

6月里的一个周末，我回到家，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练习一道道数学题，这是我最担心的科目。这些云山雾海的习题，让我的大脑混沌成一片糨糊。“妈，我头有些晕。”我仰起头，对正在喂猪的母亲说。母亲慌忙放下盆中猪食，上前来摸了摸我的脑门说：“不是发烧吧？”这时，院坝上一只老母鸡蹒跚着走来，母亲撒腿就去追那母鸡，却一个趔趄，栽倒在地。母亲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衣衫，和我配合，把那只老母



童趣毕业照

张九强摄

## 叫亮路灯

□ 张正

做人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方便自己的同时，也不妨碍他人

有一段时间，我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备有一把袖珍手电。后来，手机更新，带了“手电筒”功能，袖珍手电才被我精简出包。

妻子不明白我的袖珍手电有什么用。生活在城里，晚上出门大街小巷有路灯，回来小区有路灯，上楼梯梯过道有路灯，带着这个累赘干什么？我告诉妻子，是上楼用。

晚上单位加班，要是回家太迟，进单元门后，我不愿大呼小叫，叫亮那些音控路灯，怕吵着人家。

单元楼梯过道里，每层路灯当初设计用音控开关，主要应该是考虑节能，避免开长明灯。凡事有利必有弊，声控灯也带来美中不足：叫亮那些路灯，必然发出声音，难免吵到旁人。

我家住顶楼，晚上回家，我们每个人叫亮路灯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喜欢吹口哨，妻子喜欢跺脚，孩子喜欢喊“哦”。我曾责怪妻子跺脚，嫌她踩得太重，有震动，可能影响其他人正常生活。她反驳我：我不会吹口哨，又没劲喊，你让我咋办？只得随她。

鸡给逮住杀了，炖上一大锅鸡汤。母亲一大碗一大碗地给我添，她说：“这是家里最好的了，读书苦啊，多补一补。”

下午，我徒步到小镇坐车去县城学校。临走前，母亲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解开缠了又缠的手帕，拿出23元钱塞给我：“你在学校，把伙食开好一点！”那是母亲在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了。母亲送我到山道上，风呼呼地吹，把母亲的头发掀起，我看见，40多岁的母亲，发黄的头发中夹杂着白发了。母亲拉着我的手，突然嚷出声：“后天是你外婆的生日了，我得回去，在外婆坟前烧香，让外婆保佑你读上大学。”

后来我才从父亲嘴里知道，那天是滂沱大雨，戴着斗笠的母亲，急匆匆走了几十里山路，再乘船，在江边一座沙丘上，母亲在她母亲的坟前不住磕头祷告，求外婆保佑我顺利考上大学。

7月到了，夏天的阳光透过教室窗户，特别晃眼，一声一声的蝉鸣叫得我我心里好慌乱。我用母亲给的钱，请最要好的3个同学，去码头边吃了肥肠扣碗，一个姓侯的同学吃得满嘴流油，舔了舔嘴唇说：“李晓啊，我们闭上眼睛许个愿吧，愿我们都如愿考上大学！”我们就在小馆子里褪了油漆的桌前许了愿。

连续3天的考试，就是奔赴我命运的最前线。那一年高考作文题，是根据材料写一篇通讯，我却写成了一篇散文……

一个月后，我沉甸甸的一颗心，跌落到了家乡山崖下，我落榜了。就在山崖边一个石洞里，我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等我睁开眼睛时，看见母亲正站在面前，静默之中，母亲说话了：“娃，跟妈回家吧，种庄稼，饿不死人！”

当代艺术家从人物、山水、花鸟等不同角度呈现出南方丝绸之路的动人面貌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个铭刻在青史之上的著名地标，它源于地理，盛于商贸，助推政治，光大文化。历史与未来在这里撞击出璀璨的光华，中国与世界在这里交融出最美的色彩。为了响应中央“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成都画院于2015年启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创作工程。

近百位当代著名艺术家背上画板，以天府之国成都为起点，深入南方丝绸之路的山山水水进行实地写生，脚步直达中缅边界的“古蜀身(yuán)毒(dù)道”，以天为镜，以地为纸，用多姿多彩的画笔记录下“南方丝绸之路”上动人心魄的历史烟云，见证着民族文化的千年传承，传颂着对外开放之路激动人心的今夕变迁。

经过层层遴选，54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呈现在本次展览中。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反映古代绣娘织造蜀锦的中国画，象征着丝绸之路的源头正是从这一匹匹精细的锦缎拉开了文化交融的帷幕。而南丝绸之路第一门——锦门，稍后又出现在另一幅作品的意象中，来自中原的货品正是在这里的码头卸下，再载上马帮沉重的骡背，随着驼铃悠悠，走向那遥远的异国他乡。

穿过成都画院极有纵深感的展厅，一組组画作指引我们走向历史悠远的长河：从古到今的马帮众人，带着沉甸甸的货物和肩上厚重的嘱托，走乡村，穿峡谷，过雪原，涉激流，以渺小的个体在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中激昂出了一首首生命的壮歌；而留在身后的，则是亲人远远送别的期盼，登高山之巅不舍的眺望，欲说还休颤抖的嘴唇；而沿途的风光亦是多姿多彩，会理的

芒种节，就是忙天忙地、扎扎实实地劳作，它是农耕社会的“劳动节”

芒种，自古便是农耕社会重要的日子，但与其他红红火火的节日比，显得有些失色，其盛况也鲜见于史书记载。

节庆繁密的《红楼梦》倒有些描述，“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木，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第27回）这些活动叫“践春会”，闺中风气，小女儿情态。

在农村，农民却没有这份闲情雅兴，“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桑麻又插田”。宋代诗人翁卷言道。

清人王时叙的《商州山歌》中有：“旋黄旋割听声声，芒种田家记得清。几处腰镰朝雾湿，一行扁担夕阳明。”一声声“旋黄旋割”的鸟叫声，仿佛在提醒农夫：勿误农时，快快收割！清晨，腰里别着镰刀的农夫就下地了，一直忙到夕阳西下，才一行行地挑着麦捆回家。

做学生下乡“双抢”时，我曾亲历芒种

就让这一张张中国红，降落在故乡的脊梁上，把生命的种子扎在她宽广、仁慈、博大的胸怀

一步两千年，一张中国红。她作为中国传统剪纸的一个部分，从汉代款款走来，看尽了兴衰的轮回，经历了各种文明的过往，洗尽铅华，仍然保持原始率真的本心和风采依然的容颜。宛如一朵千年不败的花，同烟花一起璀璨，同岁月一起绽放。

这花，以各种喜人的姿态尽情怒放，不骄不躁，不温不火，散发着独有的气息和力量，昭示着人们美好的愿望与喜悦。你说她没有生命，她却那么栩栩如生；你说她没有脉动，她却那么令人心潮澎湃。这花，不需要浇灌，也不需要裁剪，她自己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四季如一日，从不枯萎。

这花，在民间这块肥沃的土壤里，在生活这片广阔的流水中，一直被传承，一直被追认，也一直被看重。这花，在玻璃上呈现，在窗户上默默盛开着。

# 南方丝路的风物之美

□ 李咏瑾



当代画家眼里的南方古丝绸之路民风。

李咏瑾摄

唢呐吹出了欢天喜地一片天，藏胞的舞蹈里是激情的生命和喜悦，而彝族老手淳朴的面容正朝你微微含笑，作出了欢迎的手势……随着一幅幅画作的延展，马队的脚步一路向西，不断拓展地理的广博，于是，我们见到了印度旖旎的风光、沙漠浩瀚的风情、清真寺高耸的屋顶，直至古罗马的雄伟与蔚蓝色地中海永不停歇的波涛……跨越遥远的时空，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最美的碰撞与共鸣。

为了保证此次展览的学术高度，成都画院多次举行看稿会、评审会，邀请著名艺术家出谋划策；同时，为保证历史真实性，成都画院邀请南丝路专家举办专题讲座。参与此次创作的艺术家用实地进行了大量丰富多彩的写生，最后再选出各自极具代表性的佳作与广大观众正式见面，作品涵盖了国画、油画、版画，包括了人

物、山水、花鸟，分别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南方丝绸之路的动人面貌，作为一批具有时代精神风貌、反映天府画派创作实力的艺术精品，为中国美术界留下了一笔具有历史文化厚度的宝贵财富。



主题：南方丝绸之路美术作品展

时间：2016年5月23日至2016年6月22日

地点：成都画院

展览类型：“成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一、免费参观

## 芒种闲人少

□ 苗连贵

节的繁劳。“麦收无大小，一人一镰刀。”连上学的孩子都要割麦，放了学，书包一放，就没身入麦海。

人在麦地里，头上骄阳烤着，四周密不透风的谷秆围着，手上不停地割着，汗水尽情地淌着。歇工时，农民挑来两桶花红茶沿田埂过来，我们都不要命地奔过去，抢着用那只柄长二尺半的竹筒舀起喝，边喝边洒，茶水顺着脖颈、胸脯往下流。我敢说这是普天之下最好喝的茶！

割下的谷子，农民将之打捆，用“草要子”捆成一担百斤重的“草头”，然后挑到打谷场堆垛。从田间到打谷场大约有1里多地，全是田埂小路，中途不得歇担，否则谷粒会遭落损。挑“草头”须会换肩，腰圆膀大者不难，右肩压疼了，两手把冲担稍稍往上一托，一旋，头顺势一低，担子就落到了左肩。我不会——其实我瘦，左肩肉少，冲担咯骨头，痛感强烈，所以一路上都是右肩独自负重。挑到后半程，身子弯成弓，迎面见了人，还要硬撑起，怕人笑，更怕人说畏苦。一位农民老哥见我真的不行，他解下自己肩上的垫肩，系在我的肩上，垫肩汗湿漉漉，热乎乎的，我感动得差点泪奔。

夜饭草草吃毕，又开始紧张地打场。打谷机支在场院里，电灯吊在竹竿上，机器飞转，麦子一抱一抱地喂进去，麦粒飞溅，转眼间就成了光秃秃的秸秆，麦秸秆堆成垛，像一座小山。

颗粒归仓后，接着就是抢种。“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相比较而言，插秧的活路算

轻的，但水田里日晒汽蒸也不好受。水里有蚂蟥，蚂蟥吸血简直是拼命，牢牢趴在腿上，扯都扯不脱。女生最怕蚂蟥，常被咬得在田里惊叫乱跑，水花四溅。插秧，手不能慢，它是集体活，一块田里，一排五六个人，弯腰撅臀，齐头并“退”，慢者被孤零零地甩在前面，遭人笑。

农村姑娘、媳妇们手快如风，七彩的花衣、挂着汗珠的笑脸，倒映在水里，田埂上挑秧的汉子把青秧一把一把抛在她们身前身后，溅起一簇簇水花，还要忙里偷闲地调笑几句，“男女搭配，做活不累”。

水田一片接一片绿了，一望无垠。宋人虞似良的《横溪堂春晓》：“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正是这种景象。芒种节是忙的，也是美的，给大地铺上诗情画意。

芒种节，就是忙天忙地，扎扎实实地劳作，农耕社会的“劳动节”。

现代农业，大机械在田地作业，纵横驰骋，那种张扬，那种气势，赋予芒种节以新的震撼。

芒种，是个蕴含丰厚的词汇。芒，指有芒类作物开始收割；种，指晚秋类作物开始播种。这两个汉字的组合，就像一季庄稼与一季庄稼的接茬，时序的交替，庄稼人的辛劳、喜悦、期望全在里面。



## 剪出香味儿

□ 桑田



你一定见过她，她就是窗花。一张张窗花红光满面，幸福地在剪刀中飞舞。那些浓缩希望和祝福的图案，喜气逼人，像一把稻谷眷恋芳香的泥土，像一杯烈酒缠绵一副心肠，像一挂鞭炮喜庆一个节日。

今天的人们依然喜爱窗花。一张张吉祥的窗花被巧手剪出来，被儿时的记忆呼唤出来，被热闹的场面火爆燃烧出来。人们在欢笑声中剪出一张张满意的“作品”，诠释着最原始的质朴和感动，呼唤着剪纸回归百姓、返璞乡野。在这

一刻，窗花剪纸便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总结与展望，在一种深沉的热烈中表达出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寄托。

如今，窗花早已飞出了普通人家的窗户，正以独具风韵的艺术品和悄然走热的旅游商品形式呈现着它特有的气息与风韵，传承着华夏文明的风骨，沿着民间风情的韵律。窗花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也深深地扎根在璀璨的炎黄疆域，亮出一个浩然荡气的亘古与伟岸，彰显着古老文明一路走来的坚韧、厚重与博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人们这样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洋中，我们也能看到窗花那朴实热烈的身姿。

凝望窗花，这一串串激情的窗花引燃了我们积蓄很久的眷恋。就让这一张张中国红，以雾的形式，雪的形式，大气的形式，活泼地、热烈地，降落在故乡的脊梁上，把生命的种子扎在她宽广、仁慈、博大的胸怀，长成一株大树，生生不息。

